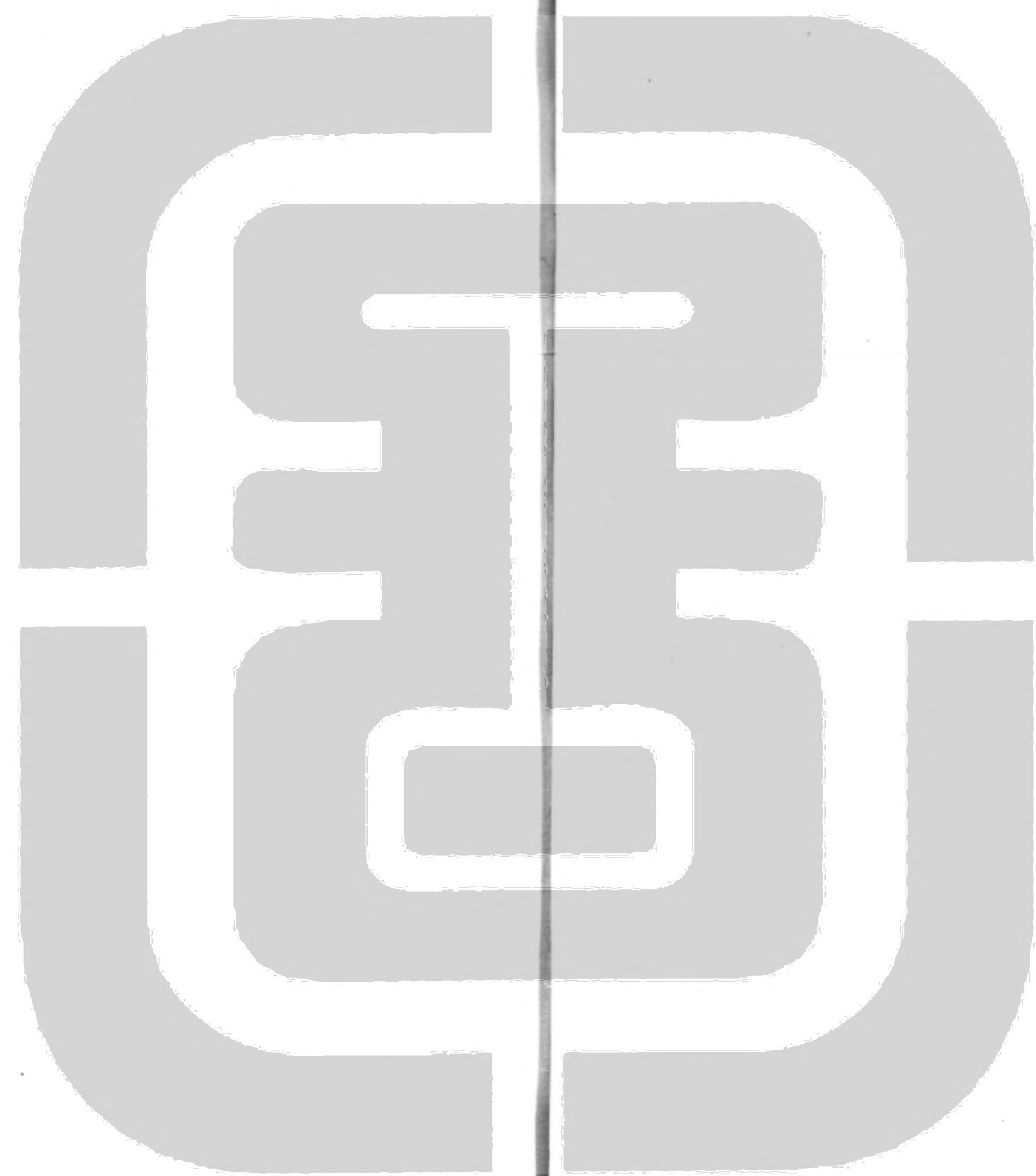


| | |
|-----|-------|
| 書號 | |
| 登記號 | 二九八四四 |
| 函冊 | |
| 冊 | 一 |

圖書

雪泥屋遺書目錄

年點人著



道光癸卯夏月

雪泥屋遺書

目錄一冊全

樓霞年氏刊藏

默人先生墓志銘

魚臺馬邦舉撰文

掖縣翟云升書丹

福山王紱慶篆蓋

牟默人先生天性孝友沉靜聰穎為諸生時以制舉文
受知於趙鹿泉先生稱為山左第一秀才又以經學受
知於阮芸臺先生額其室曰橫經精舍先生恬退不以
聲氣自通而海內稟仰如魯之靈光應鄉舉者十八次
不得解畧無憤時嫉俗之言家居非應試不出邑人罕
識其面者精心著作一貫羣書窮居而不憫老至而不

知人事反覆不感於心蓋讀書之樂先生真得之矣而性情謙和退然如不自足生平未以一字付剞劂氏先生既沒其孤房纂集遺書爲目錄一卷凡五十餘種名多不盡載按狀先生姓牟氏諱庭初名廷相字陌人號默人棲霞縣人乾隆乙卯科優貢生任觀城縣訓導以病去官里居舉鄉飲大賓曾祖恢廩貢生祖之儀增生父組庠生先生配楊氏子二長扈庠生先卒次房嘉慶戊寅科舉人任長清縣教諭女二長適黃邑任趙州知州王立中次適同邑樂桓卿孫一葆澍孫女一許字福山任青州府教授王延慶子保育先生生於乾隆己卯年九月初八日卒於道光壬辰年三月二十二日年七十有四葬於城南鬍金西南山之新阡銘曰
烏呼有清君子誰能似之遺稿盈函學人采之有子有孫能無負之

道光十四年甲午三月初七日

承重孫葆澍
孤次子房

泣血納石

雪泥屋遺書目錄

學易錄



男房編次



乾隆五十八年六月望日識曰易之爲書盈虛消長而已而學者有先天後天之說後天者即今六十四卦經傳是也先天蓋河圖洛書立卦之本原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五十圖書之數也今此學無傳而希夷所得康節所傳以爲即五十之學者未敢信也然即今六十四卦經傳居而安焉樂而玩焉與時偕行寡過之要實不外此然則先天

後天亦未必異也夫六十四卦發明緼奧至詳也今
尚不能明而空談圖書自謂已得之愚恐其無是理
也孔子作傳依以釋經今不能明而乃別設道理解
剝卦爻自謂得文周之意益無是理是故愚之學易
不得于卦爻者求于辭不得于經者求于傳一爻未
明六爻不敢從也一卦未融六十四卦不敢通也本
意不爲欺人欲慊于吾心而已矣往見談易者率自
許以知道愚不敢傲也

房案此未定之書也晚年嘗欲注易以衰病過甚而
止解困卦一篇畧見同文尚書堯典篇注與此錄內
所解頗異

校正崔氏易林

嘉慶丙子春三月序曰隋書經籍志載易林十六卷
易林變占十六卷皆云焦贛撰今世所傳易林本有
漢時舊序云六十四卦變占者王莽時建信天水焦
延壽之所撰也余每觀此而甚惑焉據漢書儒林傳
京房傳焦延壽是昭宣時人何爲乃言王莽時焦延
壽梁人也何故而言建信天水建信縣屬千乘郡與
天水郡相去遼遠建信天水不可兼稱也又其序假
名東萊費直直生在宣元間豈知天下有王莽時人
哉云王莽時者是東漢人語爾劉向別錄歆七畧皆

無易林故漢書藝文志亦無之豈有費直表章於前
而二劉尚不著錄於後耶傳稱焦延壽爲小黃令候
伺姦邪盜賊不得發其說長於災變分卦直日用事
以風雨寒溫爲候而京房奏考功法論消息卦氣皆
傳焦氏學然則焦京家法殊不似易林易林觀象玩
辭非言災變也何得爲焦延壽之書余嘗疑此久矣
未有以決之也一日檢後漢書儒林傳云孔僖拜臨
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又檢崔駰傳云駰祖象王莽
時爲建新大尹稱疾去在建武初客居滎陽閉門潛
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余於是執卷愴怳忽而笑曰

余乃知之矣易林者王莽時建新大尹崔延壽之所
撰也莽改千乘郡曰建新前書地理志作建信信新
聲同大尹形誤爲天水崔形誤爲焦崔篆蓋字延壽
與焦贛名偶同寫者知有焦延壽不知有崔延壽此
所由致誤也旣誤崔爲焦因復改篆作贛下文稱贛
者再本皆當作篆寫者妄改之又妄意取儒林傳焦
延壽獨得隱士之說一句附益其後而詞理不屬如
贅疣然非其舊文甚易見舊序係東漢人筆蓋不著
作者姓名遭遇妄人乃加東萊費直長翁曰七字以
冠之彼似見儒林傳焦京之後卽云費直字長翁東

萊人也因此造意尤蚩蚩可笑余觀文選注引東觀漢記云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占周易卦林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明日大雨詔問沛獻王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言曰按易卦震之蹇蟻封戶穴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雲雨蟻封穴故以蟻爲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以此知輔嘗受詔次序易林矣疑舊序或出沛王輔手耶非耶余無以明之然爲東漢人筆無疑未知傳至何時遂成謬誤加以改竄隋書經籍志據之而以崔篆之書嫁名焦贛遙遙千年遂無覺

者幸而誤序猶存俾余得尋迹所由復睹其真校書得此昭然有發蒙之樂已古人遺蹟信不可忽雖謬誤猶足寶貴若此使余向者視爲駁文而棄置之安得有此樂哉又使當時妄人若稍知時地將又改王莽爲宣帝建信天水爲小黃令或爲梁人則余今日亦茫然失據無以證明豈不惜哉賴其人不甚知書乃留此誤証以待余之尋究也此天幸也余嘗讀後漢書方術傳云許曼祖峻字季山亦有著易林行於世峻少時遇泰山道士張巨君授以卜占之術多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曼傳峻學筮隴西太守綬笥

赤蛇奇中觀其作卦應驗之意似與崔篆著易林不
同峻所著當是火珠林即今金錢卜數爾世或謂火
珠林亦傳自焦京不知乃出許季山今并當還之焦
氏是陰陽家許氏以卦爻納十二支而決吉凶是五
行家崔氏廣繫辭經學支流也豈可混乎許氏書隋
志亦謂之易林而崔氏書隋志謂之易林變占王俞
序謂之大易通變漢序謂之六十四卦變占東觀記
謂之周易卦林崔駰謂之家林其實一也余既以兩
漢書訂正舊序的知易林非焦贛書久假宜歸改題
曰崔氏易林又以為篆生无妄之世為毋兄所屈變
符乃遞長愧漢朝不宜復稱建新大尹傷其素志乃
改署曰漢涿郡安平崔篆著考論已竟爰為之序普
告天下後世之讀易林者倘有其人得余說欣然而
色喜也

同文尚書

房案是書脫稿於道光辛巳春日隨時繕寫頗多更
正草稿末頁有鄭康成書贊曰云云共一百九十九
字蓋將為序而未完也手澤如新遂以絕筆鳴
呼痛哉謹將原文並三十一篇小序備錄如左

鄭康成書贊曰孔子撰書乃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
上也言若天書然尚書緯璿璣鈴曰因而謂之書加
尚以尊之漢書藝文志有周書七十一篇本注曰周

胡乃明字之說

史記師古注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余案此則孔子所論書之餘亦號周書其名相混故加尙以爲別謂所尊尙之書非謂若天書也墨子胡鬼篇曰尙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据此知春秋六國時已有尙書之名矣僞孔安國尙書序曰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若伏生始謂之尙書而墨子何以稱之乎

同文尙書三十一篇序

夏書四篇

夏史追述二帝之治作堯典

夏史追述禹平水土之功作禹貢

夏史追述虞五臣之績作臯陶謨

禹伐有扈將戰作甘誓

商書八篇

成湯以農月伐夏將戰作湯誓

盤庚將遷於殷大臣不從激令衆民號誣阻事盤庚

遞教告之作盤庚之誥三篇

武丁之祭豐於禰彤日雉雒祖已因而進諫作高宗

彤日之訓

紂以淫戲將亡而不知自懼外臣祖伊作西伯戡黎

之誥

箕子勸微子出奔微子謀於樂官太師疵少師彊遂行太師作微子之誥

商紂既滅箕子以所傳夏禹九疇之學授周武王作洪範

周書十九篇

武王伐紂將戰作牧誓

成王卽位周公避流言而居幽成王感風雷之變迎周公歸史敘其事作金縢

成王既迎周公歸乃布告諸侯命周公攝稱王東伐

管蔡武庚作大誥

周公攝王既誅管蔡黜殷命踐奄君歸至洛邑命殷遷民作多方

周既黜殷召公不悅欲告歸周公譬解留之作君奭之誥

成王始代殷爲天子周公次序官政作立政之訓

成王田獵飲酒過聽而責怒人周公諫之作無逸之訓

周公營洛邑命度殷作多士之誥

周公營洛邑命衛康叔慎罰安民作康誥又命康叔

又曰亦作又作

禁民酒酒作酒誥成王命康叔專用德惠治民不用
威刑周公以爲有德而無威不可以禁姦而保民也
故又曰梓材之誥召公聞梓材之誥有不悅用德之
言懼開好殺之漸乃因周公以進戒成王勸王以殷
民祈天永命作召誥

周公自洛邑歸請成王都洛而自請老成王欲留公
治洛公不可於是成王先至洛以秬鬯康周公公感
王之盛禮乃從於洛而受命焉史敘其事作洛誥
史敘成王正終之禮作顧命
史敘康王卽位之禮作康王之誥

魯公征淮夷徐戎將戰作費誓

穆王命甫侯修刑書誥四方諸侯作甫刑之命

晉文公誅叔帶納襄王王命爲伯賜之圭鬯弓矢作
文侯之命

秦穆公得百里奚以告國人用之爲相作秦誓

尙書百篇序證案

嘉慶癸亥三月序曰東晉梅頤所上僞古文尙書不
足辯已惟是書序百篇卽鄭氏所注本而稍移其次
或恐其書雖僞其序自真好古者所當慎擇而信守
之與曰否不然也孔壁古文可考於今者獨有司馬

頤乃賸字之訛

遷之書遷年十歲誦古文作史記盡載古文之學有書者存其訓詁無書者存其篇名斯誠好之至也史記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多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旣言得多十餘篇而本紀不載此必朽折散絕摩滅之餘篇有數句句有數字文義不可復知所謂逸書者也今考史記所載篇名六十有三除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外有五子之歌胤征帝告湯征女鳩女房一篇典寶夏社中鬻湯誥咸有一德明居伊訓肆命徂后太甲訓三篇沃丁咸艾太戊原命盤庚二篇高宗之

訓太誓武成分殷之噐物微子之命餽禾嘉禾賄息慎之命康誥豐刑畢命契命凡三十五篇文義畧屬可得稱述者湯征湯誥太誓凡三篇而已其餘斷殘不屬不可復載猶時時見於他說者則有鄭注禹貢引胤征尙書大傳引帝誥引盤庚劉歆三統歷鄭注書序典寶皆引伊誥三統歷引武成畢命豐刑鄭注畢命引逸篇有冊命霍侯事注咸有一德引伊陟臣扈曰若此之類並爲逸書其文或多或少或可讀或不可讀皆著錄爲篇難可整計約有十餘至如女鳩女房之類僅有篇題絕無逸句則不可以入篇數故

止曰得多十餘篇爾漢書藝文志依劉歆讓太常博士書以爲得多十六篇不知十餘爲莫絡大計之詞而確言十六袁宏漢紀又誤爲六十皆不可據摠之言古文篇數者惟史記爲得其真也史記雖言多十餘篇然逸書不可傳讀可傳讀者仍是伏生二十八篇而得岸然自別爲古文之學者蓋此二十八篇又自有古文之訓故與今文家異漢書儒林傳謂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其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考史記所載微子金縢信有異聞至堯典禹貢洪範卽與今文無異但皆用訓故代經文以存古義此乃班固所謂古文說也故藝文志曰書者古之號令號令不立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後漢書賈逵傳曰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故訓相應然則所謂古文學者三十五篇之目與十餘篇之逸書以存古爲可慕也二十八篇之故訓以讀應爾雅爲可貴也而史記盡載之矣故訓之繁而猶存之况其書乎今文旣習見而皆存其篇况古文之多得者乎逸書稍可讀者皆存之况其篇名乎今百篇之序不見於史記者有三十七則可知百篇序非安國之所傳也

先漢言古文者不言百篇惟世傳太常蓼侯孔臧與從弟安國書有百篇之說其書正史所不載疑後人附會之妄作也史記孔子世家於詩則云三百五篇於書則不言篇數但云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蓋不能知其全也漢書藝文志則云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此卽浸尋於東漢古文之說然猶遠稱孔子纂書之事非指言見有古文之數也及其言見有古文之數則曰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此依劉歆七畧爲數卽歆所見中古文之篇卷也以史記所載六十三篇計

之每一題者爲一篇則太甲三篇爲一篇盤庚三篇爲一篇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不別言作則亦一題也止爲一篇以六十三篇省六篇是爲五十七篇每一序者爲一卷則湯誥咸有一德明居三篇其序爲一卷伊訓肆命祖后三篇其序爲一卷咸艾太戊二篇其序爲一卷高宗彤日及訓二篇其序爲一卷太誓牧誓二篇其序爲一卷醜禾嘉禾二篇其序爲一卷多士無佚二篇其序爲一卷召誥洛誥二篇其序爲一卷豐刑畢命二篇其序爲一卷以五十七省十一則爲四十六卷與藝文志之言古文篇卷宛如符合

藝文志本於七畧七畧本於中古文是史記與中古文合矣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曰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博問人間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此言庸生與中古文合是史記與庸生之學亦合矣安國古文上於秘府者爲中古文傳於都尉朝者爲庸生之學而皆與史記合故知百篇序非安國之所傳也後漢書杜林傳曰林前於西州得叅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

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等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儒林傳曰杜林傳古文尙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曲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衛宏傳曰宏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於今傳於世後從杜林更受古文尙書爲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賈逵傳曰逵父徽受古文尙書於塗惲逵傳父業肅宗好古文尙書左氏傳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故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嘗試綜覈諸

文遐想其時羅王莽赤眉喪亂之餘庸生之學寢以
微滅於世無聞西京烟塵秘書散佚林獨得其一卷
而諸篇不備故訓無存止是一卷序目爾何以知之
若中秘尙存專門有屬杜林一卷何關廢興而有斯
經將絕之憂若諸篇皆備忝簡繁重則非一卷之所
能容若故訓尙存則不煩衛宏爲作訓旨也東漢古
文之學但依附杜林一卷增成其義經文取於三家
故二十八篇與今文同而與史記所載古文說有相
違異者序取於史記參以尙書大傳三家今文說及
禮記諸書而史記偶脫豐刑字序卽不能言豐刑又

少太戊之篇豈非忝書一卷亦復斷敝罅漏有他書
之證則可讀無他書之證而不可讀者乎古文至此
不絕如綫危乎艱哉夫學至絕續之會書當未行之
時此作僞者之所以奮筆而無忌也而衛宏者少好
古學粗讀左氏傳文才鄙拙而喜妄作觀其所爲毛
詩序已足以知之矣杜林獨抱遺文傳之不得其人
以舉世不習之書交手而授之閉門造虛之士忝書
一卷變而百篇其在此時矣其在此時矣然而此時
猶有賈逵賈逵自傳父學不待杜林忝書而知古文
者也雖曰其傳寢微猶能爲肅宗言古文故訓撰三

家與古文同異是猶有家法可觀使逵出其家書以與宏爲證則宏將不能售其欺而逵不然反更舍其家學而爲衛宏所傳叅書古文作訓又私得劉向別錄更爲百篇以就衛宏之僞而奏上之然後百篇之序信於當時傳於後世而無可疑是則百篇之序僞起衛宏而賈逵實成之也賈逵何爲成人之僞賈逵固好作僞者也史稱逵不脩節行蒙譏當世附會文致以取貴顯觀其奏左傳長義也曰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傳獨有明文曲學阿世至于如此吾因以知處者爲劉氏一語卽係逵所

賈以建武六年生而先是班叔皮王命論已引左傳以明別爲堯後者得以爲賈逵所入耶

屢入無疑而衛宏等亦不言其非乃知此二人者交易爲僞如市賈焉今雖千載之遠而吾視之如觀火也皇甫謐者亦素好妄作觀其所爲帝王世紀等書務強所不知以爲知吾是以知其爲人而梅頤所上僞古文孔傳嘗更其手則雖自言得之於梁柳而吾顧未敢信也蓋察盜者察其人之素素嘗作賊矣則取而掠治之而不可以爲誣故僞古文尙書孔傳之出也吾不問梅頤而欲問皇甫謐百篇之序之行也吾欲問衛宏並問賈逵姑就其序取史記諸書與之證明曉然有以知孔壁之書自安國以來至於今凡

三變矣成學治古文者以覽觀焉

周公年表

無序

房案周公年表已附同文尚書金縢篇注後亦存雪泥屋文集中因學者傳抄或專行之故用漢藝文志弟子職隋經籍志夏小正例編之於此

詩切

嘉慶丙子三月初八日序曰荀卿子有言詩書故而不切切之云者依經為說案循文義如切瓜然楊倞注所不知也古之注詩書者訓故字義而不切說其文意蓋荀卿所見周秦師儒舊法相傳簡畧如此漢

以魯詩稱四家魯申培公自秦時受學於荀卿門人浮邱伯為訓故以教而無傳猶古者不切之遺意也齊轅固燕韓嬰皆非別有師受各就曾經自推其意取春秋采雜說而為詩傳最後趙人毛萇亦就三家經作故訓傳而獨變用古文託名子夏取貴來世嘗試辨其由來申培師法古正轅韓變古而不欺人毛公最叵信然皆為申培之學簡畧難明使之然也竊譬之故訓如乘車切文如指路車輕路熟不失寸步靡識其路而借其車數武之外下道橫趨觀諸家之紛紛變而益遠正猶此爾向使浮邱傳經故而又切

申明古義人人曉暢韓亦將不作又况毛公毛公亦求之不得而不能已者也及衛宏爲毛詩作序亦猶謝曼卿作訓各爲一家之言雖頗蚩鄙無會自其本色非志欲譎張眩人也何意鄭康成拾其燕石強名爲寶乃刻畫東海衛生唐突西河夫子詩教自是始大壞亂詩箋棄魯宗毛失之千載遂令三家廢滅無餘惜哉惜哉居今日而學詩古法盡湮遺經僅在法當就毛氏經文按羣書考異聞劾鄭箋黜衛序略法轅韓推詩人之意博徵浮邱申培之墜義以質三百篇作者之本懷如有所合試誦其篇卽聞作者嘆

息之聲又觀其俯仰之情音辭婀娜枯槎春生能如是者詩人所諾未能如是者詩人所否所否則古雅亦俗所諾則近俗皆古此中得失一憑作者精神對我裁決漫漫古今如一邱之貉也豈可謂舊藏之菜果酸甜新造之蜜酪辛苦哉余旣以此指揚摧風雅頗復辨正它書精覈故訓故訓旣明依文作切故者古之所同切者今之所獨是以自名其學不曰故而曰切又不欲俯同羣碎墜於學究講章之流是以畧仿歌謠稱心避俗詩人之作金玉鏘聲切以韻語體亦宜之在昔王逸之注楚詞郭璞之注爾雅釋訓時

作韻語悒悒雅致又上溯之則易彖傳繫詞傳文皆用韻王郭承風有自來也易曰乾健也坤順也凡此之類皆故也又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凡此之類皆切也余觀大聖人之贊易亦故亦切然後知詩書不切要是古人簡畧之失今固不當慕而效之也俛焉孳孳三十餘年手稿六易頭顱如雪得意者既不可讓其所未愜十或二三留作後來修改功夫不少餘年憤樂之緣窮居而不憫老至而不知美於膏梁文繡樂於鐘鼓瑟琴人事翻覆不感於心此則學詩所得聊不爲薄也繕寫既畢莫與

周南國十一篇

關雎刺周南夫人晏起也

葛覃去婦詞也

卷耳思婦吟也

樛木刺周南夫人專妒也

螽斯刺周南公子美衣服也

桃夭不納奔女也

兔置刺周南君私養士也

芣苢貞婦遇夫有惡疾而自誓不肯絕去也

漢廣刺周南君不能求賢也

汝墳士妻勸其夫為貧而仕無出疆也

麟趾刺世族自矜大也

召南國十四篇

鵲巢刺召南君以妾為妻也

采芣刺蠶室夫人不奉職也

采蘋刺教成之祭不誠信也

草蟲寄夫也夫宦遊置妾不歸家也

甘棠思召穆公也

行露折艷人獄詞也

羔羊刺餼廩薄也

殷雷刺召南君好微行也

標梅刺嫁女愆期也

小星官怨也

江汜召南夫人幽怨也

死麇舊題野有死麇今依葺楚例作死麇貞女詞也

何穰舊題何彼穰矣今依陟岵例作何穰觀齊公子親迎王姬也

騶虞刺輪禽而獵也

邶鄘衛國四十篇舊分柏舟以下十九篇為邶國小柏舟以下十篇為鄘國淇澳以下

左傳成公九年穆姜已賦
綠衣而衛定公卒于戚公
十四年陌之不信傳也

十篇爲衛國今併爲邶鄘衛一
國仍入黍離一篇爲四十篇

柏舟宣夫人夷姜幽憤也

綠衣夫人定姜刺敬妣無禮獻公不孝也

燕燕夫人定姜送歸妾有感獻公不孝也

日月嫁而不親也

終風賢女嫁狂夫也

擊鼓迎喪也

凱風孝子留後母也

雄雉夫遠宦不歸也

匏葉

舊題匏有苦葉今隱語刺時也
依沔水例爲匏葉

谷風妒婦詞也

式微傅母傷黎莊夫人不得意也

旄丘黎莊夫人不得意而責衛使臣久於黎也

簡兮刺大夫獼猴舞也

泉水衛女爲須句夫人思歸也

北門賢者仕而困窮自罷歸也

北風避亂也

靜女箴管詞也衛地婦人相造請逢迎解佩投贈其
俗然也

新臺賢婦人既嫁不答而自悔也

二子舊題二子乘舟今從七月例當為二子傅母哀救伋子也

小柏舟據鄭國兩叔于田後者句多別之以大則擲鄆衛國兩柏舟後者章少當別之以小舊分

二國故貞婦被遣去而不嫁也漢樂府焦仲卿妻似

焉

牆茨刺君毋宣姜也

君子舊題君子偕老今據碩人例當作君子刺宣姜飾容也

桑中刺醜夫欲得美室而不諧也

鶉舊題鶉之奔奔今據氓例為鶉子鮮刺獻公無信也

定舊題定之方中今據氓例為定成公夫人遷帝丘而思楚丘也

蝮螭刺女自擇夫也

子鮮奔晉在襄公二十七年
而是年伯有已賦鶉三責責
矣蓋陌人不信左氏故作此解
耳

相鼠妻諫夫也

干旄觀忠臣甯子乘賜車也

載馳許穆夫人謀救衛也

淇奧懷楚丘人物之美也

考槃刺仕宦不止也

碩人傅母誨莊姜也

氓棄婦詞也

竹竿衛女自請和親於晉以釋獻公也

芄蘭刺童子欲速成也

河廣衛之遺民濟河見宋桓公而喜也

獻公時泉原地已不屬
衛無由見淇水也

伯兮周襄王忠臣之婦思夫也

有狐童子宦學蓋其友作詩戒之也以衛多女問也

木瓜刺賄也

黍離詠公子壽與佼子爭死以相讓也

王國九篇舊云王國十篇今出黍離一篇入邶鄘衛國故為九篇

雞棲舊題君子于役今從處燎例作雞棲戍人婦問歸信也

執簧舊題君子陽陽今從庭燎例作執簧思婦夢也

揚水戍人謠也

有蕕舊題中谷有蕕今從甘棠例作有蕕詠醜婦欲去其夫也

兔爰戍人刺平王也

葛藟贅子詞也

采芣刺人娶妻而不出也

大車貞婦約與夫同死也

有麻舊題丘中有麻今從甘棠例作有麻遺民祭忠臣劉子也

鄭國二十二篇舊云鄭國二十一篇今以丰篇衣錦章下當別為一篇故為二十二篇

緇衣刺待士無恩也

將仲子刺處女不謹也

叔于田少年詞也

大叔于田首句與上篇偶同此篇句多故以大別之刺濫駕君車也

清人刺棄師也

羔裘刺俗士致貴也

遵大路刺貴易交也

女雞鳴

舊題女曰雞鳴今依汾沮洳例為女雞鳴

悼亡也

女同車

舊題有女同車今依汾沮洳例為女同車

刺武公所美非美也

扶蘇

舊題山有扶蘇今依萇楚例為扶蘇

刺國無賢人也

蓍兮刺猾也

狡童刺貴人忘故也

褰裳責故人不來也

丰謝過也

衣錦答丰也

東門墦

舊題東門之墦今依汾沮洳例為東門墦

刺婦人空室出遊也鄭

之俗也

風雨問疾也

子衿寄衣也

揚水刺人用婦言薄兄弟也

出東門

舊題出其東門今依汾沮洳例為出東門

巫臣喜得夏姬也

蔓草夏姬酬子靈也

溱洧詠禊事也

齊國十一篇

雞鳴刺留色也

還刺誇也

著刺不親迎也

東方日

舊題東方之日今依汾沮洳例為東方日刺不親迎也

折柳

舊題東方未明今依大東例為折柳刺無常也

南山刺魯桓公以夫人文姜來會也

甫田刺奇童子無所成也

盧令刺以色列人也

敝笱詠魯文姜來孫也

載驅詠文姜反魯也

猗嗟刺魯莊公來狩也

魏國七篇

葛屨刺裳褊也

汾沮洳刺魏氏娶於庶賤也

園有桃刺没入人田宅也

陟岵刺遊子不歸也

十畝

舊題十畝之間今依旄丘例為十畝刺人悅桑女也

伐檀刺儲卿也

碩鼠仕者刺其長也

唐國十二篇

蟋蟀刺大夫逐時商賈之利不與賓客燕樂也

山有樞刺富人老而愈嗇也

揚水仕者相戒也

椒聊刺桓叔偏晉也

綢繆新婚詞也

杖杜刺兄弟不相親也

羔裘刺貴官不念貧交也

鴉羽戍周役人謠也

無衣刺重衣襪襪也

小杜杜

舊題有杖之杜以別前杖杜篇今依大叔于田例為小杖杜

刺不饗士也

葛生刺寡婦不謹也

能

采芴刺懷也

秦國十篇

車鄰感遇也

駟驥刺濫駕君車也

小戎送夫從軍詞也

蒹葭百里奚薦蹇叔也

終南刺秦伯不務遠畧也

黃鳥哀子車氏之三子也

晨風請見君也

無衣河上軍謠也

亦正母之兄弟弟為弟
晉士公乃康公之弟也公
子雍為士公年不父以弟
稱陌人以亦不足信故
也或以康公之姊妹為晉
公之夫人則雍乃宜稱康公而
弟矣

涓陽刺康公納晉公子雍而無備也

權輿刺館客薄也

陳國十篇

宛丘刺時人不知音也

東門粉

舊題東門之粉今依
車牽例作東門粉

詠神叢歌舞之會也

衡門刺國無逆旅舍也

東門池

舊題東門之池今依
車牽例作東門池

觀美女戲舟也

東門楊

舊題東門之楊今依
車牽例作東門楊

詠夜遊張燈也

墓門刺儀行父也

鵲巢

舊題防有鵲巢今
依萇楚例作鵲巢

刺信讒也

月出望月詞也

株林築臺役人謠也

澤陂嘲人怕婦也

檜國四篇

羔裘刺婦人好遊也

素冠刺服侈也

萇楚老人刺其子長而孝衰也

匪風刺叔妘賣國也

曹國三篇

舊云曹國四篇今出下泉一
篇八幽國風故曹國省一篇

蜉蝣刺裸程而遊也

候人刺貴易妻也

鵙鳩刺嗣大夫不肖也

幽國六篇舊云幽國七篇今以破斧伐柯九段合為一篇則省二篇又入下泉一篇為六篇

下泉周公戒郁伯也

七月周公居田也

鷓鴣周公貽王戒以管叔股人之亂當預防之也

東山周公悼亡也

破斧幽人送周公歸也

狼拔幽人思周公也

小雅七十三篇舊七十四篇今併我行其野三章入黃鳥為一篇故省一篇

鹿鳴刺賓興不設酒食也

四牡思子也

皇華舊題皇皇者華今依楚茨例作皇華刺不好問也

常棣召穆公勸睦親也

伐木刺大夫不燕賓也

天保刺平王未郊祀也

采芾閨思也

出車閨思也

杖杜閨思也

魚麗刺眾客無廉恥而嗜飲食也毛詩魚麗下有南陔白華華黍三篇

名南山有臺下又有由庚崇丘由儀三篇各衛宏序
 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日也華黍
 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又曰由庚萬
 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
 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箋曰南陔白
 華華黍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
 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
 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
 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
 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曰由庚崇丘由儀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
 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
 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鄉飲酒禮燕
 禮鄭注皆曰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
 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為樂
 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
 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
 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

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
 此其信也又曰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
 由儀六者皆小雅篇也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
 聞詩孔疏曰注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聞也鄭
 志荅晁模曰為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
 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余案
 盧君注禮舊無南陔以下六篇之義故曰就盧君耳
 魯齊韓三家詩亦皆無其篇名故曰先師亦然然禮
 注與詩箋雖不同而同謂小雅中原有此六篇之詩
 不知此六篇者乃是笙譜非詩篇也古樂皆有譜各
 故管之譜則有新宮鼓之譜則有魯鼓薛鼓鐘之譜
 有肆夏繁過渠笙之譜有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
 由儀譜者可奏而不可歌也詩者可歌而不可奏也
 鄉飲酒禮燕禮皆曰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又曰
 間歌魚麗歌南有嘉魚歌南山有臺燕禮曰遂歌鄉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采芣苢采
 禮曰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采
 蘋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是合樂者謂歌詩與樂合
 也燕禮曰升歌鹿鳴襄四年左傳曰工歌文王之三
 歌鹿鳴之三魯語曰歌文王大明綿又曰今伶簫咏

歌及鹿鳴之三襄十四年左傳曰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襄十六年左傳曰歌詩必類皆言歌不言奏也鄉飲酒禮曰樂南陔白華黍燕禮曰奏南陔白華華黍鄉飲酒禮燕禮皆曰笙由庚笙崇丘笙由儀燕禮曰下管新宮襄四年左傳曰金奏肆夏之三魯語曰金奏肆夏繁過渠皆言樂言笙言管言奏而不言歌也毛公采獲儀禮以南陔六篇之名屬入小雅因味於詩與譜之辨矣其意亦欲屬入新宮篇但據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是宜屬新宮於鹿鳴之下而鹿鳴四牡皇華三篇相連儀禮有明文不得以新宮間之為此疑難而決捨爾鄭氏不知儀禮之非詩又不知毛詩取於儀禮而謂周公孔子時明有南陔白華華黍山庚崇丘由儀新宮之詩詩箋禮注皆大惑也且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者取南為任養之方而陔與戒聲相近爾白華孝子之絜白者取白字為義爾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者以黍字生說爾由庚萬物得由其道者既取由字又取夷庚為道爾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者既取崇高之義又取丘陵高大爾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者取古文儀與義通而義訓焉三篇若謂一篇止兩字猶可強生附會妄說欺人

乃明言其辭已亡而欲据兩字之篇名以說詩義陋亦甚矣試檢三百篇中亦嘗有篇名兩字可以該括一篇之義者乎毛衛鄭大亂雅詩欺惑後學余不可從之輒當刪除其篇以復古詩之舊而畧著其說此於

南魚 舊題南有嘉魚今刺狎客也

南臺 舊題南山有臺今傷大貴之損生不如柱下史

老聃也

蓼蕭宮怨也

湛露刺夜飲也

彤弓刺饗醴遲緩也

菁莪 舊題菁菁者莪今孝子伯奇之弟伯封作也

六月贈吉甫也諷其不慈也

采芑刺方叔不能用兵也

車攻刺王欲襲鄭而不能也

吉日刺王欲襲秦而不能也

鴻雁流民謠也

庭燎宮怨也

沔水規其友自全於亂世也

鶴鳴刺時人毀譽不以實也

祈父刺不予寧也

白駒刺隱士入朝也

黃鳥鄭莊公怨王貳於虢也

斯干刺命婦乘其夫也

無羊刺大夫家養牲也

節舊題節南山據昭二年前左傳季武子賦節之卒章知此詩古止各節家父和王與尹

吉甫也

正月祭伯奔魯告亡也

十月舊題十月之交今依七月例作十月責賢相皇父避位居向也

雨無正寺人責離居大夫也

小旻答雨無正也

小宛思兄也兄子不謹懼禍宗也

小弁孝子尹伯奇見放也以上三十六篇平王詩

巧言鄭公子忽刺虢公也

何人斯蘇公既被讒奪邑而刺暴公不來也

巷伯刺黨讒也宮中有讒人曰巷伯也

谷風刺友也

蓼莪刺不孝也

大東贈譚大夫也

四月鄭莊公朝王釋言也

北山諸侯之大夫刺不均也

無將舊題無將大車今刺附勢也依匪風例作無將

小明大夫出奔處者召之辭不復也

鼓鐘讓徐偃王竊尊號也

楚茨刺燕私也

信南山若依節例亦可各信刺烝祭不及后稷也

甫田刺奪田也

大田刺稅畝也

瞻洛舊題瞻彼洛矣今依雞鳴例作瞻洛刺入相諸侯也

裳華舊題裳裳者華今依楚茨例作裳華周大夫內子刺其夫車服奢

僭也

桑扈刺世祿家兒也

鴛鴦刺二相尸祿不去其位也

頰弁王舅為賓刺王飲酒不樂也

車牽刺人送女與貴家為媵妾也

青蠅刺王好讒也

賓筵

舊題賓之初筵今依魚藻例作賓筵

刺醉賓也

魚藻刺王棄其鎬京也

采菽諫王不禮鄭伯也

角弓傅母箴姊姒不相親也

菀柳刺大臣不信人也

都人士懷西周時人儉而有禮文也

采芣望夫也吏祿薄而職煩休沐不得歸也

以上二篇十九篇

桓王詩

黍苗送召伯為徐偃王築城也勸之以無築而歸也

隰桑寵妃刺王私悅宮婢也

白華大夫之賢妾見疏而贈其新寵姬也

縣蠻窮士謁貴而借資也

瓠葉刺飲酒無禮也

漸石

舊題漸漸之石今依楚茨例作漸石

諫王使子突救衛也

茗華宮詞也

何草

舊題何草不黃今依匪風例作何草

刺草車也

以上八篇莊王詩

徐偃王在莊王時無微

自洛陽東至衛輝四百

三十其間無多石路不得

言山川悠遠乎突以正月出

所亦非大雨滂沱時也

大雅三十篇

舊三十一篇今以靈臺併入皇矣篇故省一篇

文王宗祀明堂之禮成周公進戒成王也

大明諫成王欲封后族也

緜請錄先世勞臣也

棫樸諫成王正威儀也

旱麓刺王信機祥私禱祀也

思齊邑姜以成王觀先后畫像也

皇矣偃伯靈臺戒成王處逸樂勿忘前世艱難也

七篇成王詩

下武召康公告歸留戒康王也

有聲

舊題文王有聲今依無羊例為有聲

止康王議遷都也

生民刺郊祭不親春也

行葦刺王燕族人而遺耆老也

既醉刺王留賓夜飲弛官禁也

鳧鷖刺賓不出也

假樂刺王不勤民也

此上七篇康王詩

篤公劉諫王欲北巡不畱之故地也

此一篇昭王詩

洞酌諫王勿棄寒賤之士也

卷阿和穆王之歌而刺造父也

此上二篇穆王詩共王之詩逸

民勞忠臣相與謀以王還鎬京也

此一篇懿王詩

板責太師不憂王疾也此一篇孝王詩

蕩召穆公驟諫厲王也此一篇厲王之詩逸

抑夫人教嗣君小學也

桑柔芮良夫責共和也

雲漢刺共和禱雨無應也此上三篇共和詩

崧高尹吉甫送申伯就國也

烝民吉甫送山甫出使也山甫賢而不得志也

韓奕徵貢也

江漢召穆公平徐銘功也

常武諫伐徐也言武節不可常也此上五篇宣王詩

瞻卬刺王用虢石父也

召旻刺王不用賢臣也此上二篇幽王詩

周頌十二篇舊為三十一篇今以維天之命篇維清

將篇俱併入天作篇以酌篇賚篇般篇執競篇桓篇

俱併入武篇以臣工篇噫嘻篇俱併入思文篇以豐

年篇有瞽篇潛篇俱併入振鷺篇以載見篇併入雝

篇以訪落篇敬之篇小毖篇俱併入閔予小子篇為

小毖篇以絲衣篇併入

良耜篇故省十九篇

清廟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歌也

烈文錫周公天子禮樂之歌也

大武奏武舞以象武王之功之歌也一章曰武象北出也二章曰酌象滅商也三章曰賚象還南也四章曰般象疆南國也五章曰執競象治也六章曰桓象崇天子也

思文成王親耕藉田歌也

振鷺將祭而擇貢士之歌也

雝成王大亨於先公先王以周公配食之歌也

有客鄉大夫賓興賢能之歌也

小毖成王告廟命周公攝位之歌也

載芟蜡而飲酒勞農之歌也

良耜亦蜡而飲酒勞農之歌也

魯頌四篇

駟伯禽牧馬也

有駟伯禽蜡飲也

泮水伯禽作宮也

新廟舊題闕宮据經文僖公修太廟也

商頌四篇舊作五篇今併殷武長發爲一篇故省一篇

那正考甫頌廟樂也

烈祖正考甫頌受釐也

玄鳥正考甫頌帝乙也傷紂之亡也

晉語公子過宋公孫詭于
襄公商頌湯降不進言云
則非襄公詩明矣陌余不
信內外傳故立異耳

長發頌襄公成寢也

篇義終

校正韓詩外傳

無序

房案籤題
戊申夏日

左傳評注

無序

嘉慶丙子閏六月初二日記曰通共是正三百一十
三字丁丑正月下浣記曰又是正一百五十五字丁
丑七月朔記曰又是正五十一字

春秋筭草

無序

房案此正杜氏長歷之失也起隱公二年盡文公六
年共得十八則在詩切草稿之後書其未云紙盡矣
以下不推房謹用周歷元法續推之
盡孔子卒年又得若干則錄為一帙

國語評註

無序

嘉慶丁丑三月下浣識曰通共是正五百六十五字
四月上浣又識曰又是正一千一百三十九字已卯
四月識曰又是正三百字

禮記投壺筭草

嘉慶癸亥記曰禮記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注曰脩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圓困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圓周圍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謹案鄭注益爲二斗者以壺腹中徑大上下徑小筭壺之法當以積四乘而三除之虛增上下徑所少變爲圓困之象乃可以積求面面求周徑蓋壺與圓困同徑同高者壺積得圓困積四分之三故也孔穎達不知筭術苟見注云益爲二斗便謂一斗五升之數難計鄭氏加作整數計之不取經

中小壺而別自筭一大壺也可爲噴飯難與細論昨觀五經筭術甄鸞李淳風等皆精於筭者亦復甚駭莫喻鄭旨極令人氣結不揚難可默息聊以暇日推尋經注究其度數詮次所筭待質通人

房案序後粘簽劉立夫先生難曰壺率得長圓積四分之二橫堅皆有定制者也今高有定數徑無定數則中徑大上下徑自小中徑小上下徑自大皆可與積相符也答曰壺徑無定而以同高員困之徑爲徑則亦有定數矣

古今年表

無序

房案籤題甲子冬月
重裘未知書成何年

堅乃堅字之誤

更定漢書王莽傳

題漢書王莽傳後曰孟堅雖非良史之才實亦未應蕪穢至此此必濫寫舊文未經裁製蓋其草稟也欲試刪定之為王莽傳一篇私錄成卷以俟通人知史法者觀焉

明史論

無序

房案此未定本也訖宣德十年題云甲戌春月都門草

名士年譜

無序

房案此考補劉寄菴先生之原本也

釋老

道光丁亥夏六月吉日序曰周語稱幽王三年西州三川震伯陽父知周之將亡唐固注曰伯陽父即周柱下史老子也史記周本紀謂之太史伯陽而老子列傳言李耳字伯陽謚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以是言之老子自西周時已為太史乎列傳曰老子脩道德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莫知其所終自孔子卒之後百一十九年而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

十年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余案周秦分合之論謂平王始東遷秦襄公爲周守豐鎬已而平王棄豐鎬以予秦是謂合而離離五百年秦昭王滅二周并其地是爲復合合七十年而爲漢五年漢高祖卽皇帝位是爲霸王者出也非有道者不能觀變識微預覩成敗儋與伯陽宛然一人知周衰而西去見秦公而論合離時會蹤跡非異人明矣儋聃聲同亦又較著而世莫知其然否者豈不以自隱無名故時人鮮能識之乎在西周稱伯陽至孔子時稱老聃見秦獻公稱儋數變其號若

見若隱誠不欲久爲人所指識也聃之字義爲耳漫無輪似當各耳字聃不宜爲謚謚者死而易名也旣莫知其所終誰當從而謚之哉自幽王之初至孔子適周問禮時二百六十年又至太史儋見秦獻公時并爲三百八十年除幽王以前獻公以後皆不數數其中年已得三百八十歲而列傳曰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此又何也旣隨時變號亦將自隱其年而時人何由知之時人尙不能知之後人作史何由記之且旣云莫知其所終又何以論其年壽之所極哉古稱老子師商容果爾則老子亦殷人矣

孔子曰竊比於我老彭老先於彭似果非周代生人也列傳在管晏後据嘗與孔子並時因爲之序次爾若較其生年當出管仲前數百歲而其著書乃在孔子後百有餘歲列傳言老子之去周至關關令尹喜日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然則是老子之書作於去周入秦之歲在孔子卒後一百一十九年孔子所不及見故曰述而不作當孔子時老子居人間數百年未嘗有所作書也假令其書早出於百餘年之先我不敢知曰孔子當何以贊之然而猶龍之歎蓋不

虛也孟子闢楊墨不闢老聖伯夷柳下惠而不言老子是聖人時老書初出未有盛名於天下孟子似未之見也荀卿非十二子不非老而天論曰老子有見於誦無見於信是嘗見老書不能好之亦不誦言攻之者也身既隱書既傳博者不讀辯者不攻自隱無名使之然也自漢以來此書大顯於世然而章句倒錯上下紛糅文義隔絕不可聯絡講誦二千餘載而無一人致疑於此豈不惜哉余自少壯之日知愛是書文章奧衍迥非諸子之倫而苦於津逮無從靡所致力彷徨門外者久矣每思古之善爲道者或有自

作其書留貽後人又自倒之顛之使人不能讀者其
 用心何也欲不留書念有志者之求焉而弗得欲無
 顛倒將恐非其人者不求而得之是以參同契曰故
 為亂辭孔竅其間智者深思以意參焉道德神仙其
 致一也於是心知其意天隔其衷袖繹老文余懷杼
 袖匪誕後今勿惟先古彼絲之芴尋之有緒彼蹊之
 塞用之成路離之則愚公山移合焉而媧皇天補起
 乙亥至今十三年一百六十月四千八百晨夕功夫
 無間已七易稿矣今日何日七稿初編舊藏六稿頓
 化飛烟茲事體大譬如為山八九十稿假我數年客

來問我日何事而色喜答歌易林辭聲出金后裏其
 辭日心得所好口常欲笑又日羊腸九縈相推稍前
 止須王孫乃得上天

房案釋老署名日 鹵蝦道士務唐序文篇未側行自
 注云前五百字用乙亥舊作後三百餘字乃今改
 又案釋老簽題第九稿戊子秋
 八月手定則作序後兩易稿也

道德經釋文

無序

房案釋文在
 釋老之後

校正晏子春秋

無序

校正墨子

無序

校正呂氏春秋

無序

校正韓非子

無序

校正淮南子

無序

揚子太元注

嘉慶丁丑十月初八日序曰漢書揚雄傳全載子雲

自序不增損一字故無卒年孟堅作贊特補書之曰
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蓋亦實錄非傳疑也然余觀
其自序所著羣書終於法言法言十三終於孝至是
絕筆也而其篇終稱王莽曰漢公又言漢興二百一
十載而中天此非平帝元始四年之言乎從此盡天
鳳五年又十四年安有好著書如子雲而卒前十四
年已絕筆無復有書是可異焉後儒因是或謂子雲
卒於平帝時以班贊為謬誤欲持此說為子雲解紛
無寧早死十數年不願生為莽大夫其意區區甚愛
子雲無奈讀書孟浪不曉事何夫人年命所極長短

有期子雲所不能自爲而俗儒欲從千載後裁減昔
人之壽勒令早終天年何其妄也班叔皮生於元始
三年至天鳳五年十六歲能修儒學家有賜書致父
黨揚子雲造其門敘傳以爲首稱光榮譜系以十五
六歲之童得交七十歲大儒亦可謂忘年矣假令子
雲壽盡元始叔皮正可二三歲何以得子雲造其門
乎方言答劉歆書自稱始作方言在爲郎後一歲至
答書時又二十七歲班贊稱子雲待詔歲餘奏羽獵
賦除爲郎文選注引劉歆七畧云羽獵賦永始三年
十二月上然則爲郎之歲當在永始四年又一歲爲

元延元年作方言又二十七歲爲天鳳二年作答劉
歆書使其壽盡元始是爲郎十四年而卒矣何得乃
云一歲後又二十七歲於今乎偶舉一二事証足明
子雲之壽實終天鳳之中俗儒妄言不足詳辯然余
意所獨有異者子雲以天鳳二年答劉歆書於時王
莽篡漢已七年矣書中猶云言列於漢籍終不言新
室屬辭若此豈無意乎又觀自序歷述所遭遇而終
不及莽朝非無意也由是以觀然後乃知法言孝至
非絕筆於元始四年也其書實成於新莽之世而託
於漢興二百一十載其意不欲言新也明年平帝醜

於椒酒莽爲漢賊攝皇帝位不復可言故子雲以書託成於前世而正名於漢公終不言新此其平生之志也彼俗儒惡知之余又思子雲居新家十年絕口不言新偏強如此必不作劇秦美新矣始京師諸儒疾子雲之守高而爲清靜符命之語以訕之因又戲作權輿睢盱之篇以實之其文鄙淺非通人之筆甚易見遭遇班孟堅不別眞贋乃作典引稱相如封禪揚雄美新蕭德施因之選入符命適足明此兩人之無識不足以汙蟻子雲以子雲他書證之其不美新可知也要爲其身尙存故人得假爲其書若使身死

於漢世又安有嫁名貢諱於新室者乎子雲生不逢堯舜而自隱於讀書其在成帝時本非爲仕進者爲欲觀石室書耳至乎紫色蠅聲汚宇內天祿閣中書自可讀也彼莽不能以其新號附見子雲之書可謂能以子雲爲大夫者乎子雲始終一讀書人世變滄桑老吃如舊雖壽至天鳳何磷淄乎余讀太元竊嘆子雲邃精易理與道汗隆非復恒人淺識所能以愛憎議之者是用黜彼耳食頗抒心得欲究觀子雲之志亦猶未敢曰我善知人而况悠悠浮言其足聽乎

揚子雲絕句十一首

來游天上借書觀不爲家貧覓一官擬共蜀莊號真
隱卜簾容易玉堂難

羞將吐鳳頌新都祇說彫蟲悔壯夫賦與詩人同諷
諫何嘗不是老成模

絕麗文章有四篇卿雲黼黻共千年若教再上新都
賦羽獵長楊不值錢

老入新家說漢公誰知口吃措詞工但云二百一十
載漢道中天書卷終

劉歆醬瓿從教覆承詔求篇不借渠留得殊言稱漢

籍肯將洪範八周書

誰與同時戲劇秦嫁名媚世最無因祇應笑爾孤高
絕一字從來不道新

爲文續易續論語有續春秋從後阿堪笑兩賢相阨
意嗔他勤苦著書多

曾觀自序頭銜否待詔承明獨一層身後題名難計
較生前未要大夫稱

莫說大夫爲貴臣大夫也是耐清貧桓譚王邑俱親
見祿位何曾得動人

由來吏隱可徜徉柱下依然見伯陽天祿有書還我

讀不知門外變滄桑

惟應悔作反離騷評點前賢意氣豪弔罷湘纍須自
念後儒加倍喜吹毛

釋參同契

無序

房案釋參同契署
名曰凡翁務唐

楚詞述芳

聽潮四章懷屈子也

聽潮水乎大海之南被明月乎屋之東山子愛芳草

今誰與玩石蘭一別晚無秋戀蘭

釀金作醕

像設有橘差玉失之生千載後子貌不知欲弔之文

湘遠九疑欲醉之竿子不醖醜

子之愛名而有班揚愛此幽芳遭逸無荒頗領者我

食瓊之糗拭瓊之佩齊日月光

春朝而風秋夕而雨我涕則零歌則激楚子之聞之

懷我椒糝子不之聞吐我角黍

離騷懷王世郢都作也懷王十六年張儀欺楚原時

已黜黜而作離騷在十六年之前也當懷王未入秦

原未去郢濟沅湘以南征他日實然在此日則亦路

不周指西海之比耳

屈氏本楚公族已見于
春秋之初其後之入楚在信公
末年則三國不宜為楚人
自食采于此亦不得以家言
女書之季氏不得云貴人也
自當以王注

九辯郢都作也其詞曰去鄉離家兮來遠客原之鄉
里夔峽是也來仕於郢而見疎棄曩曩作客也驕美
伐武怒秦也美包胥恥藍田之敗也未能銜枚焉諫
追儀也當懷王十八年與

天問郢都作也文是據圖而問圖在先王廟及公卿
祠堂之壁而祠廟自是附近國都不在遠境也

卜居郢都作也太卜鄭詹尹郢中官也

遠遊郢都作也知者原在遠未嘗不思國而云終不
返其故都此為身在故都疾俗而言之耳若在遠行
豈云爾乎

招魂郢都作也

大招郢都作也遠遊載營魂而登霞故二招招之

九歌郢都作也九神楚國之典祀領在祠官原雖廢
棄未去國故得造新聲以寄思焉昔人據湘君之篇
謂原竄伏沅湘見俗人祭神歌舞而為作九歌之曲
不思河伯在北去湘間遠矣其俗人何為並祭之乎
國殤曰天時墜兮威靈怒此懷王時事居然可知也
司命曰忽獨與余兮日成山鬼曰君思我兮不得聞
頃襄又不能堪此語也

漁父頃襄王世漢北作也滄浪之水漢水也原在漢

北思郢尤切其賦曰曾不知夏之爲邱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又曰南指月與列星澤畔吟者是耶

懷沙九章遷逐以來十餘年流浪南北所爲作也懷王之入秦也其二月而原被逐四月而濟沅湘作懷沙第一已至沅湘作惜誦第二在沅湘間頗久困於俗人思違去之作涉江第三涉江秋冬時作也然不知距懷沙幾易年矣自是西歸夔峽水經注所稱原旣流放忽然暫歸者也暫歸旋去流寓漢北其地在郢之東北其時則被逐九年之後也作哀郢第四道思第五道思秋間作也又一年去而南下作思美人

第六自是南行重至沅湘作惜往日第七臨淵容與頰玉晚顏美人逝矣佩遺秋蘭爰借嘉樹留像人間作橘頌第八遂乃乘風上山負石入水作悲回風第九則畢命之篇也九章次序此其大畧而屈子在頃襄之世萍漂蓬轉蹤跡可尋賴有此耳自王逸以來概以爲遷原於江南而不知原之遷實未嘗有所繫置而其跋涉楚境固無不到而靡所止居也故凡稱東西南北之方皆有不可掌指而圖明者則亦竟闕焉而不敢言斯豈所謂知其人論其世者乎

讀楚辭雜記九則

歲在丁未余始讀楚辭審知王逸之謬誤也因郡試欲購善本而書坊率無異書有不知何人解楚辭自名曰燈余以百錢買得開卷悶絕以秃筆濃墨塗其細行細行者其所謂燈也題一小詩曰一陌青銅買楚辭賠他破筆兩三枝松花滿眼燈花滅正是爭光日月時名其本曰黑本

吾友黃縣賈東愚允升見余黑本而好之遂以贈焉報我眼鏡一具極佳夜讀倦眊挂之則明至今賴之後追思黑本多不是囑令燒之今亦不知其燒猶未也

辛亥秋復大肆力於楚辭手錄爲帙以九辨二招歸屈原考定天問叅地望稽年月至十月粗就不計黑本以此本作第一稿後值吾弟端甫餽余美酒余以楚辭報之第一稿遂歸於端甫

辛亥九月明窻洒掃有菊花五六盆環置几側日坐其中與三閭大夫對影忘形凡二十餘日門無俗客筆視圖書皆潤面壁一吟聲自清越松陰當戶花氣入脾予生三十五年讀書之樂在此月也未知此生清福可得再不癸丑二月覆觀此本悵然記之
癸丑三月著第二稿是年讀書古鎮因得與端甫往

復商榷所助發良多不可悉記其尤關神明者則九
辨之堆而爲臧招魂之哀江南悲回風之上高巖借
光景昭然發蒙不異三閭大夫衣苔帶藻而來爲我
口講指畫也當其得意輒掩卷笑曰我與端甫皆是
千載人也

甲寅春從郝蘭臯懿行所借得朱子本及張素存本
讀之余一以王逸本觀焉自是益自喜

甲寅冬月成第三稿名曰楚辭述芳第二稿又可以
贈人也

端甫讀余述芳於賞心處輒爲絕句題之以爲有詩

情也今載其五首亦無詮次也楚江月白楚山秋風
馬雲車葬楚囚猶得君王遙指點一堆新土老臣邱
招魂直到大江東千里微波望已窮自是不歸歸有
路空舸高峽幾株楓江水冥冥郢路遙亦無舟楫亦
無橋夢魂癡絕誰相憶星月光中過晚潮不握秋蘭
握橘枝回看宋玉拜江湄莫教木偶飄流去雕就青
黃作汝師江上青峯似翠螺石巒無路水生波有人
下馬橫鞭策獨倚高巖哭汨羅端甫所爲絕句不止
此余偶記憶此耳其離騷一篇端甫原無詩蓋離騷
佳處端甫故未省也其言曰何爲特着意一佩乎其

不省如此

余兄鶴厓先生尤愛讀招魂好臨池滿壁書江淹恨
賦陶淵明自祭文暇即朗吟招魂篇聲韻凄婉卒時
年三十八耳不及見余述芳本也平生每自謂九天
鷓鷯其意豈厭處人間耶嗚呼鈞天無人帝悲傷何
其速也

十二賦箋

無序

房案十二賦者宋玉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
風賦賈誼服鳥賦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長門賦
王褒洞蕭賦揚雄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又附司馬
相如封禪文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二篇戊寅春三月

定

校正龍文四十篇

無序

房案是編始以管子牧民篇終以史記
伯夷列傳共四十篇乙亥夏五月定

神仙集

房案神仙集亦署名曰凡翁務唐選集鍾離純陽以
下羣仙詩文若干首俱有評語謹將白玉蟾大道歌
後題記一則摘錄
如左用以紀年

戴起宗悟真篇疏引葛仙翁六十四歲遇鄭真人呂
純陽六十四歲遇正陽馬自然六十四歲遇海蟾三
仙皆八八之年得道余讀此篇又知雲谷道人之遇

馬自然已見于唐人说部
蟾則金人也乃反為馬道師
神仙固不可枚舉而某以攷
據政之此仙所笑也

玉蟾翁其年復與三仙齊異哉余今亦正八八始讀其書如見其人倘亦宿有仙緣也哉

刪定唐人試律說

無序

房案此用紀文達公原本刪去若干首而更廣其說

雪泥屋文集

無序

雪泥屋詩存

無序

夜雨傷神錄

無序

嚶鳴草

序曰嚶鳴草者何默人與緘厓倡和小詩而緘厓題之曰嚶鳴也兩人故不能鳴者也時何為乎寂寂聲何為乎嚶嚶默人自笑其不默又笑緘厓之不緘也然緘厓既不自得默人又不諧於世三匝無枝飢而不食有不鳴鳴必啾啾然其不可聽而是草也有間適之情而無哀怨之音也則以是窺兩人幽憂緘與默不既多乎以嚶鳴見兩人不能鳴者也

房案是草不知成於何年失墜已久父執中亦不聞有字緘厓者

雪泥屋遺書目錄

雪泥屋賦存

無序

雪泥屋策存

無序

雪泥屋經文存

無序

雪泥屋文稿

無序

房案是稿定於嘉慶乙丑得文九十篇丙寅以後續作增入者九篇為九十九篇後又刪去乾隆乙卯年其嚴乎二句題文一篇道光庚寅房請增入癸未年七十者衣帛食肉二句題文為九十九篇連附文一

篇改作文二篇共百有二篇定稿始未畧見人之過也句題文後自記語內敬錄如左

此乙巳十月科試覆卷也吾師仁和趙鹿泉先生視學東省五年余再與科試一與丙午決科大課每一文成先生大聲賞歎且為第一秀才而意尤惓惓於此文每言輒及以未及發刻為憾也先生海內名家一時文士其所稟仰得其一顧增榮益觀余以陋質過蒙撫拭人皆為余喜余獨自懼何者牆高基下聲大實微如遂萎棄同彼秋草上累先生知人之明詢彌深耳果然不敏淹留無成年行長大慚負師門丙午後十年以優生一詣京師謁先生於虎盤橋邸第

於時先生已衰病甚目不見物猶攜臂大呼爲余不平已而問及妻子愴息素業又曰汝乙巳年試卷尙在吾箱中吾能誦之因朗朗倍誦數行直下余自違教先生後飄泊文場顛頓苦辛數詘人下余嘗顧視夷然不爲動色至是復見先生聽其言感動流涕不能成一語而退退後倉卒東歸不及再謁又四年而先生沒矣先沒十許日有吾鄉人謁選入京者往問疾榻前先生伏枕論文言及此藝終未發刻究竟欠他一筆賬且囑告余刻稿時必自刻之又曰文章與科第是各自一事也此客與余不相識因家松者見

以書報余書至而先生沒兩月矣嗚呼先生嗜文如癖愛才如命窮士一藝而以爲遺言但余自愧無似誠不足以當此意也近年來不復以文章求知於人獨好觀經史羣書或當以論贊之功仰副先生器許之意庶幾昌黎所云玉未獻而足未刖者計亦先生所樂聞也而曩所爲文未盡可棄聊復裒集成卷傳之其人俾知先生爲余扼腕評二十年或有由也此等少年小試之文非心精所在多從刊落惟此藝以先生所不忘特錄存之以志余於先生之門受知深厚意氣之感所不能忘也云爾

雪泥屋定餘文存

無序

房案此定稿時刊落之文
其得若干篇別錄存之

雪泥屋試帖存

無序

擬我法集

嘉慶己巳六月朔日題曰余讀書應試餘四十年文
頗成致而人無知者然亦往往有人喜相稱說知其
人非知其文也知其自慚之文非知其不自慚之文
也八韻詩與文並重而余顧未之學人亦莫知余不

學詩者得一詩題安排秀句屬對粘連卽得好批語
爲人傳誦而余旋忘之不以留意所遇學使知余者
仁和趙鹿泉先生謂余詩可繼漁洋而霸大興翁覃
溪先生謂余詩不學而勝人儀徵阮芸台先生謂余
詩有唐人風格三先生雖誘掖余而余終不暇留意
於詩歲月不居垂垂老矣自恐所學不及畢成焚膏
繼晷迫無餘暇往往竟歲不作一文又况於詩本非
所好者乎今者兒輩業詩儅荒可笑余亦無能教以
詩法任自爲之爾所業紀文達我法集二卷日在案
頭余乘閒披覽因而戲與之角雖互有勝負然而勝

不自喜敗不為笑誠以為所志不在此爾既已成帙
輒錄存之示好事者足為嬉笑之資若兒輩欲學八
韻詩則有館職名流佳篇充棟余詩非有家法何足
學也

是日又題曰合古由來不合時時人偏說古人奇古
人猶在君知否八股文章八韻詩

校正說文

無序

房案此用汲古閣原本細字參錯其間隨讀隨記卷
末題云嘉慶丙辰秋日過濰縣郭岱封同年以新本
借見

方雅福書

無序

房案此初稿也
籤題丁巳春月

句股重差圖

房案句股者九章美術之篇名魏劉徽為之注重差
者望高測深知遠之用劉徽之所造也注文舛錯俱
為訂正又依注補為之圖癸亥仲秋定
本其重差一篇有弁語一則錄之如左

案徽序云輒造重差并為注解以究古人之意是徽
之書原自有注解也尚書禹貢疏引九章美術曰海
島邈絕不可踐量今檢九章竟無此語似即重差注
解之文也隋書經籍志有劉徽重差圖一卷則其書

亦原自有圖也今皆逸而不可見獨有李淳風之注文繁而無所發明茲故弗錄且自隨文爲之細草又逐爲圖解於後以觀比例之形欲俾學者開卷心知其故瞭然如指諸掌也

兩句和與兩股並較算草

無序

房案題云癸亥冬月造

帶縱和數立方算法

嘉慶甲子清明前三日識曰省園益積法難學而易忘改造此法以便自用不知好否

算學定本

無序

房案此刪定省園元本也

風星正源

風角序曰庭案風角之占漢世通人大儒多重之探陰陽揆律歷知性情盡自詩易中來也於後漸失師法而輕薄無行之人因而飾之其異於詆言煽惑者無幾唐李淳風嘗刪節之終不能淨而翼奉所言知人邪正之意蕩然無復餘焉道藝之興始未嘗不精深而傳之者稍雜也六經亦莫不然况此術士所授

受者乎聊及間暇猶分正偽刪取大意盡汰多端取
驗不必有奇而爲術不可不慎云爾

星象序曰庭案古之理星者兩門有推步以知節氣
早晚有占變以課雨暘備水旱本皆起於民事古農
夫常人之所習知習聞其事至平自左氏傳附會災
變作法於誣甘石唐都踵起相煽以良史司馬氏之
識而天官書擇焉不精後之述者凶頑險詖使良士
畏惡而不言知者鄙棄而不信於是學者不復知星
向則職此之由也庭家居因經學所涉有事仰觀無
從啟請檢諸史志則展轉鄙倍以爲皆民之訛言詩

人所歎也後得丹元子步天歌一卷讀而樂之又愛
鄭樵所稱句中有圖言下見象或約或豐無餘無失
又不語休祥是深知天者旣嘗服其知言又進而求
之以爲丹元子非不言占驗者也歌不云乎曰與垣
相對無兵災又曰春秋出來壽無窮又曰享宴大醔
五星守天文於萬事萬物無不備大致如卦有觀象
文有指事心知其意例在於斯斯誠聰明雅士之言
忠孝吉人之志實乎非術家之所知而王希明鄭樵
又取史志雜占以爲之注甚失其旨故今盡削之但
考諸星形狀與其在所兼及今測同異細注句下俾

學者仰面得之捷如披圖熟如循紋推步占變皆在
其中而一無所執然後謂之經學之星非術士之星
也正人心息邪說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歲在彊梧大荒駱日月會於天田記曰春秋傳有之
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而董子言天人相與之
際甚可畏何哉惟天不預人之事而後能盡天盡天
而後有以示人人亦不預天之事而後能盡人盡人
而後可以通天然則其不相及者乃其所以相與者
也董子知其相與而循其說者不知所由然反至於
誣天誣人而不畏春秋傳明其不相及而其原出於

至誠之所以前知此真能畏天者而學者不察獨見
梓慎禱竈億中之論而欲效之豈不惜哉余既纂風
星正源二卷盡去訛言險詖之習而星官無占未爲
完製因擇取風雨年穀諸占法稍整齊之爲農圃星
占一卷附於後此魏鮮占歲之流亦未必悉如符契
要其意不謬於端人吉士有恒產恒心盡人以待天
者可得而言也俟他日賣文買山頗爲老農宿野廬
而驗之

校郭璞葬書

無序

房案篇末題云共一千六百一十四字是正一百五十二字十二日記今不知十二日爲何年月矣

雪泥屋秘書

無序

房案秘書言丹道也署各曰凡翁務唐

凡翁丹訣

嘉慶庚辰春二月初八日小雨中隨筆曰徧閱丹書

就其中擇取簡法經驗者作爲詩歌以識梗概凡得

詩若干首足供遊戲勿傳匪人

壬午夏五月題曰老病無能作金有道富雖可求從

吾所好

偶題曰能作黃金無損王陽爲孝子誤言鴻寶何妨

劉向是忠臣

房案丹訣亦署名曰務唐

雪泥屋志

房案家藏書籍丹黃俱徧房謹纂錄成帙用小同鄭志例名之曰雪泥屋志

憶歲在辰先君見背房仕貧在遠匍匐過歸不覩

音容撫棺欲絕未聆治命痛悔何追旣而檢點遺書

恐有失墜則生存華屋筆墨塵封著述等身堆床連

屋時以苦塊殘喘志氣昏迷兼以手澤如新未忍繙

讀因而重重封識留待將來迨後襄事乞銘敬修行

狀著述之富足豔生平而最目實繁五十餘種限於篇幅未能備書乃以讀禮餘閒稍加詮次編爲目錄以類相從備錄弁言用存義例間附案語別以側行龔自不聰非敢依托都爲一卷傳之其人痛念先君子行爲士表學爲儒宗人奉斗山顧未自足生前隻字不付梓人房老大無成棲遲薄宦旣不能表章先德俾道日尊又不能長抱遺編坐待後學風塵礮礮載書自隨竊欲偷閒校錄以次開雕而文字之多恒河沙數詩切一種餘百萬言下箸而籌他書稱是特以一經謹受簞少黃金剗刷之賞談何容易自揣

綿薄力尙未能因而先取是編壽諸梨棗遺書傳刻姑俟來茲敬述數言以識緣起後之覽者有感斯文時道光癸未四月朔日男房敬識於漳南學署之憶

山園亭

先仲父生無他嗜著述爲娛見背之後房弟以讀禮之暇纂集遺書爲目錄一卷遲之十年始刊制義文百篇於恩縣學署目錄中所謂雪泥書屋文稿也其明年將以茲冊付梓執訊來都商量可否嗚呼門衰祚薄羣從凋零遺吾兄弟形影相弔又各以傾身營飽薄宦他方深懼先澤失墜罪戾滋多借此一刻或

永其傳則用心亦良苦哉癸卯五月望日姪所敬識
於都門寓邸

雪泥屋遺書目錄補遺

道光癸卯之夏既以雪泥屋遺書目錄開雕於漳南
學署其秋勾當省垣表兄林屏陽先生素來應鄉
試相見歡然發其行篋出一冊見示是先君子生
平時筆意也簽題雪泥屋詩古文草詢所從得屏陽
亦不復省記蓋屏陽與先君子游處最久零東殘
編隨時收拾多房所未及見者茲冊內有尙書小傳
後序一篇詩意序一篇重差圖解序一篇尙書小傳
者即目錄內之同文尙書也詩意者即目錄內之詩切
也重差圖解者即目錄內之句股重差圖也蓋未定
稿時之名也皆房所未及見者也因請得茲冊而續
刊三序並錄其書各為補遺如左是年中秋
前一日房敬識於濟南寓邸之明瑟深處

尙書小傳

嘉慶紀元之二年歲次丁巳三月二十八日後序曰
右書二十八篇本孔子刪存之數無闕逸其既刪者

或別行遭秦火後無傳焉惟既刪也故孟子議其所不可信取二三冊若孔子所存二十八篇無不可信者吾嘗念之矣曰古有不信之史載筆失實則聖人刪之刪之者念後世有好古者將害之也世有偽造之書其失實爲害百倍于不信之史而聖人既遠世儒不敢議有議者亦不敢信可不恨哉吳楚僭稱王揚雄非聖人而作經罪不大于莽操狐媚以居天位皇甫謐鼠伏以造古文然世儒畏之如聖人有異論如畔父母何也誠不能知其偽也古之事我不目見之也古之語我不耳聞之也實乎遠哉我奚以知哉

僞我見其文非二十八篇之文也事可僞設文不可僞工如人面焉醜者不可學而妍至者不可貌而秀也此吾所以不讀梅頤書也吾既以文知其僞者又以文知其眞者此二十八篇眞孔子之舊矣然而文章與古師讀不明轉生異說則其失實爲害復與僞造之書不大相遠我奚以知其眞哉我以是說讀之情深而文美者是說必得其眞者也以是說讀之情湮而文不順者是說必失其眞者也以此求之百不失一旣樂其文章之盛因得辨古事于渺茫不啻我方目見而耳聞之也此吾所以讀伏生書者也

房案題曰後序則書前當更
有序而初草失墜不可考矣
又案序稱二十八篇用伏生篇
目之舊也同文尚書多得三篇

詩意

乾隆乙卯春二月序曰詩有七害其一曰樂樂者六
律五聲八音鏗鏘鼓舞有譜無詞詩者詞也可歌可
誦于作樂時歌之不作樂時誦之詩非樂也亦如樂
作于行禮時也而樂非禮也說者消詩于樂肆夏之
屬皆求之于詩此一害也二曰禮先王之禮經及樂
偕亡三禮皆漢時書耳戴記自諸儒補綴其事章灼
猶時有得殘書畧可得什一儀禮起于孝文帝時時

魯徐生善爲容家世習禮意其造是書也亦頗采舊
聞有裨來哲但不宜依託周孔以欺人然亦傳之者
過也至于周禮本出劉歆之手賊民妄作極惡滔天
安可信也自孟子時然友問喪北宮錡問班爵祿其
時已皆無全書孟子不得聞其詳而三禮出于數百
年秦火之後儒者拘牽之以證詩此二害也三曰左
傳國語古以左氏爲左邱明非也邱明與孔子同耻
今左氏傳滑頭熟事崇尚勢利恬而不耻非邱明也
左氏要爲周秦間博聞人耳既未得親見孔子三百
篇又非其專家稱引安得無誤而今欲局趣依之三

害也其四曰史記司馬子長博而不精其考羣書甚多荒畧而欲据其事證以說詩此四害也其五曰爾雅爾雅興于漢世其書非一人所獨成要各有所傳授亦時有傳會學者去其非而取其是其功亦不在申培轅固韓毛之下但以其書無作者主名而尊其學者乃漸而嫁名周公自古傳書人陋習每有然者既嫁名周公則後人不敢復有決擇不主詩而主爾雅此五害也其六曰誤讀四子書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論聲也誤而曰論詩也卽從關雎詩中求其某句言樂某句言哀矣放鄭聲鄭聲淫此

明言聲也誤而曰鄭風之詩也卽又從鄭風中爭論孰爲刺淫孰爲自淫矣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二南者風之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父之教子至于閨門之事有甚不能言者故使之學詩而自得之此詩教之所以入人也今則誤而曰文王后妃齊家治國之道也誠如是授之大學一編亦得矣而必以周南召南爲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云者大雅不作頌聲寢也今則誤而曰王降爲風也夫東周之季王者僅亦守府而孔子修春秋以尊王當

平王始遷席洛邑居鼎之烈天下尙尊周而輒悍然
貶黜其詩下同侯國此非春秋尊王之義也若謂原
自貶黜刪詩固當正之此而不正卽孔子不當曰雅
頌各得其所也夫四子書者今日所賴以明詩也誤
讀之則使詩不明故曰此六害也其七則詩小序是
也小序淺陋無文理其贗易見而人傳信之尤篤是
以害于詩尤深朱子起而辯之而後儒尙不能信猶
以爲小序近古不可廢也乃孟子亦古人也其言曰
固哉高叟之爲詩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當孟子之時詩無序故待乎以

意逆志而得之也若其有序孟子當蚤辯之矣惡其
固也小序有高子之固而猶未若高子之古然而信
奉之若此此七害也七害不除詩不可得而治也七
害旣除又有五迂以六義論詩一迂也風雅頌三者
詩之體也安得橫出賦比興而與之爲六義乎且作
詩謂之賦歌詩亦謂之賦一破口卽爲賦也子曰詩
可以興則詩莫不興也彼所謂賦也者比也者其將
不可以興乎比者立言之法正辭難顯假喻以明多
或全篇少則當句溫其如玉視爾如菽此則一字之
比也奈何欲以章別之乎以正變論詩者二迂也詩

無不正故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正也變而不正則宜刪之若猶不詭于正也而何其以變稱也雅頌分什三迂也分什者以爲詩多不容同卷故分之也雖分之以什而什之大者仍自太多如蕩之什三千餘字周頌少之遠矣而分三什彼蕩之什何不又分之以伍乎蕩之什能同卷而周頌反不能乎笙詩四迂也据儀禮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皆曰笙此蓋吹笙之調有此六譜如言金奏肆夏則肆夏鐘調也下管新宮則新宮管調也皆不得爲詩詩者工歌之也今取笙譜而名之曰笙詩則彼鐘鼓

管磬琴瑟諸樂器何以皆無詩也若曰諸樂之詩亡則笙詩亦不存矣獨有其目何也協韻五迂也方俗殊語古今異讀考于詩以知古音可也而欲以協教古人之不韻則惑也余愚陋不能守章句竊取逆志之教以讀詩不敢以害不敢以迂詮次所是錄爲詩意三卷自備遺忘不敢曰我得之也亦庶幾以竭吾才

房案詩切初稿題各詩意此其序也今詩切定本國風上題曰壬申春月第六稿國風下題曰壬申秋月第六稿小雅上題曰癸酉冬月第六稿小雅下亦題曰癸酉冬月第六稿大雅題曰辛未夏月第五稿三頌題曰辛未冬月第五稿蓋國風小雅已六易稿大雅三頌已五易稿矣詩切序作於嘉慶丙子三月初

八日在乾隆乙卯後二十一年

重差圖解

嘉慶丙辰冬月序曰大學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絜矩者鉤股比例率也句股之股本作拒漢書謂之鉤距皆假借字也何意康成善算乃不知絜拒而變字爲矩矩猶句股之名于義未失也因而訓爲結法則茫乎如擊風捕影不可究詰惜哉夫所謂絜拒者豈謂人皆不

知而君子獨有之神奇哉彼其因上而知下則是覆矩以測深也其因下而知上則是仰矩以窺高也其因前知後因後知前則是卧矩以量遠而其因右知左因左知右則是三望以審孤離四望以定旁求也智巧之士執技藝之人其口皆能詳其意其耳皆能熟其語然而人用之以知水之深者君子用之而知所以使下人用之以知山之高者君子用之而知所以事上人用之以知遠近者君子用之而知所以率後而從前人用之以知旁廣者君子用之而知所以交於左右故人用之而不疑於數十百里之間君子

用之而萬物得其所天下得其平君子之所以平天下如人之用句股然故曰有絜矩之道也故句股比例率者蓋自古而有之周公受之于商高曰周髀髀者股也正晷者句也周髀善明句股者也句股之用在比例比例之行以三率惟大學善明比例惟漢書善明三率漢書趙廣漢傳曰廣漢精吏職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叁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鉤距卽句股筭者必明鉤距當時狗賈與羊賈之比同于牛賈與馬賈之比假如狗得三羊得

五兩牛得十二卽不問而知馬賈二十也狗謂之小鉤羊謂之小距牛謂之大鉤馬謂之大距故以狗爲一率羊爲二率牛爲三率推得四率爲馬賈若欲知羊賈則以牛爲一率馬爲二率狗爲三率推得四率爲羊賈若欲知牛賈則以羊爲一率狗爲二率馬爲三率推得四率爲牛賈若欲知狗賈則以馬爲一率牛爲二率羊爲三率推得四率爲狗賈此言筭者用鉤距之法也而駟儉逐利之儔以之估狗羊牛馬廣漢以之發奸擿伏如神凡所問者皆其所不用知所知者皆不由于問則衆人驚愕以爲不由問而知不

知其以鉤距三率得之則亦莫非問于人者也廣漢親問于人人親告之而人愕然怪其何由知之也此之謂善爲鉤距短者爲鉤長者爲距鉤與鉤類距與距類小鉤距與大鉤距相準小人近市習知此術作史者慮後人儒雅之故不識爲何語是以特致精詳而蘇林晉灼猶相與拘牽不能騁顏監號爲精小學亦言晉說是皆可笑也間取重差一卷繪圖觀之又多作變矩皆爲之圖解以博游藝之趣旣頗得其要領以討論經史諸書涉及九數者皆有味乎其言因自憶受書以來年過阿端未知六七讀考工記遇

儒所指畫少廣旁要漫不省識况在它書先儒所蔽何由自明今以講求比例三率輒于無意中溫故知新得未曾有以爲歡笑乃知持籌小道其有資于讀書不爲淺也故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小人知其小者近者君子知其大者遠者重差一術也可以測量高深廣遠可以得事情可以協好惡平天下又可以通經知古顧用之何如耳而道豈有大小哉重差晉劉徽造舊有圖今僅存其書唐選舉志謂之海島筭也

房案句股重差圖定本分爲上下二篇上篇曰句股下篇曰重差觀此序似合句股重差爲一篇者蓋重

差比例之法亦句股之流也初稿既失墜
僅存此序特錄於此俾讀者知所原始云

釋老

房案釋老序云起乙亥至今十三年序蓋作于道光
丁亥歲也序後注云前五百字用乙亥舊作後三百
餘字乃今改乙亥舊作房猶及見之而原草既失編
覓不得既而得之柳文園先生蔚家文園舊從先
君子游於先君子著作無不手錄藏之房之纂集
遺書多得其助今其墓上宿草已生房始以茲編付
梓故摘錄原文後半於此並識所從
得以不歿其好學深思之實云爾

嘉慶乙亥八月初七日序

前半已錄
茲錄後半

曰六國時其書

已出而孟子闢楊朱墨翟不及老稱伯夷柳下惠亦
不及老似未見老子書故也倘由道家秘之而為儒
者所不聞乎漢初其書始大顯然而諸家傳本雖句

五百字宜作七百字
合自則經至一若祇五百字
其不虛也
當字兩時人何由知之
似為
未恆

字互異篇章大同皆顛倒雜糅文義不屬不知何人
亂之或恐尹喜所為以眩惑讀者亦或老子自秘其
傳故為亂詞孔竅其間亦自隱之意也然乎非乎余
嘗讀而病之聊及暇日搜尋端緒彌縫補苴欲觀其
真首尾不動變在中權上下交識琴絲為綸其勤力
也如愚公之移山而其合之也如媧皇之補天既成
名之曰釋老自讀之而欣然如有未合尙願後有同
志接踵拾遺余方擁篲清道候望塵躅欣然靡已雖
然以余素業屬文意所欣解文章而已乃其道術博
大深遠者余靡得而窺之其始終隱見年壽幾何余

亦安能考而知之

咸豐十年庚申正月廿八日癸巳得
此本於都市憶道光廿三年癸卯
余僑濟南年君農星以此初刊
本見視迄今已十有八年而農星
沒數年矣緬惟舊日游不替不愴
然因題數字聊志雪泥之指爪
云爾萊陽周悅讓識



